# 玉堂春

自从杨凌因为皇陵事件被拘后，韩幼娘等一干娇弱女子，诉求无门，也只能整日往来徘徊在刑部大牢外，可是即便如此这些无权无势无财无物的女流之辈，又怎能见到身陷囹圄的相公杨凌一面呢？

就在杨凌一众妻妾踌躇不定，举手无措之时，突然府中小婢通报说礼部尚书王大人之子，王景隆前来拜访。原本杨凌落难，礼部尚书王琼就嫌疑不小，而且这王景隆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杨凌前脚刚进大牢，他后脚就来过府拜访，这是怀的是什么居心但人家毕竟是有身份的人，避而不见未免有失礼数。

正在杨凌发妻韩幼娘左右为难之际，玉堂春道：「这王景隆是礼部尚书之子，如果我们能求他请动他父亲王大人出面为大人求情，大人岂不是有望沉冤得雪。」雪里梅却不以为然：「你说他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而且我听外头老百姓都说，就是他爹合着另外几个大官给老爷下绊子的，你们说他会救老爷么？我看他就是来显威风看热闹的。」

韩幼娘和玉堂春几人细细一想，这也不无道理。就在韩幼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雪里梅气冲冲地跳出来：「我去会会他！我倒要看他王三公子能显出怎样的神通！」

玉堂春连忙一把拉住她：「得了吧，就你那臭脾气，去了只怕是害了老爷。

夫人，不如我先去探听探听，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待我摸清他的来意，我们再慢慢拿主意也不迟。」

韩幼娘一想也是，高文心木讷，雪里梅急躁，玉堂春却是性子沉稳，倒是个合适的人选。凝眉道：「那你便速去速回罢。」话说王景隆前几天与一众公子哥儿到青楼寻欢作乐，恰在这时莳花馆地一秤金听说杨凌倒了，一时兴奋把三个清倌人被强行买走的事到处宣扬，王景隆家里只有一房妻子，自成婚以来体弱多病，王景隆在夫妻房事上从未得到过满足，时常流连于秦楼楚馆之间，如今一听这话，顿时便动了心思。

他们一班猪朋狗友早就想整倒杨凌，无奈苦无把柄。到杨府栽脏陷害未免太过容易出差错，弄不好还会被反咬一口。如今听说杨凌强买了三个清倌人回府，如果自己能说动她们诬陷杨凌，将他塑造成欺压良善、强买美色的伪君子，那杨凌当初为妻子抗拒圣旨留下的良好形象便轰然坍塌，他杨凌在民间也必然臭名昭着，要收拾他就容易多了。然后再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诱之以利，凭他王景隆公子的相貌才气、家世身份，招招双手，这几个青楼出身的妓家女子还不扫榻以待？

王景隆站在杨府中堂门前，看了眼阴沉沉地天际，又瞧瞧垂手站在一边的目无表情的老管家，从老管家既没请他到堂内，也没奉茶，便认为这杨府上下必然是因为杨凌下狱而不成体统了。王景隆不禁一声暗笑，是打心眼里爽了出来。

这时玉堂春走了出来示意老管家退下，自己悄悄走到王景隆身后盈盈一拜，轻声道：「小婢苏三见过王公子。」

王景隆早就闻到一股幽香扑鼻而来，故作姿态地挺拔了下身体，才转过身来，故作讶然道：「哎呀，原来是苏姑娘来了，失礼失礼。」玉堂春请王景隆走到中堂坐定，因为捉摸不定他的来意，便也不做声只是盯着眼前这男人看。王景隆看这娇媚的小俏婢眨着一双美眸，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，便长叹一声道：「王某与杨大人也算是旧识。现今听杨大人出事……唉！这杨大人也是，恃着圣宠浩荡，想不到竟伙同一些贪官污吏合起伙来欺瞒朝廷，本来眼看是前程锦绣的人，现在落到如此下场，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！」玉堂春闻言差点拍案而起，强压下怒气，脸上强拧出一丝微笑，也不作声，仍是定定的看着王景隆。王景隆见她立在面前一声不吭，连忙起身道：「小姐，请恕王某冒昧，实不相瞒，王某此次登门拜访，正是为了……为了苏姑娘而来。」「甚么？」玉堂春闻言大吃一惊，不用做作俏脸上自然地一片愕然，她不敢置信地问道：「王公子是……是为了小婢而来？这是……」王景隆故意抬首长叹一声，道：「唉。我虽然与杨大人相识一场，但是他有些做法我实在是看不过去。杨大人花费重金为苏姑娘赎身，就当好好爱惜小姐才是。他竟然为了自己重情重义的虚名，对姑娘这般千娇百媚的女子行妾侍之事，却置奴婢之微。这与伪君子又有何异。只可惜了姑娘你，如此才情相貌，本该被人捧在手上万般呵护才对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」玉堂春乍一听，差点笑了出来，看这王三公子义愤填膺的样子，似乎认为自己晚上是杨凌的玩物，白天却被当成丫头来使唤。可是即便真是如此，又干他王公子什么事呢？何况她定是不信，他风尘仆仆跑到杨府，说个半天，就是为自己打抱不平的，也并不反驳，只是故作委屈道：「王公子……何出此言，其实我家大人待我……待我很是爱惜，并不曾屈待了我。」她说到这儿想到自己欢场卖笑多年，如今重获自由，芳心里刚有了一个人，刚有了盼头，那可爱又可恨的人儿便落得如此下场。难道这就是人说的红颜薄命？